

秦川散文

QINCHUANSANWEN

饶建军 唐代伟 史鹏飞 主编
每篇文章播种一份心情
每个故事收获一份感动

西部网络文化丛书

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
西部网络文化丛书

《秦川散文》

《长安诗歌》

《陕西民俗》

《秦川散文》编辑委员会

主 任：刘若松 王广群

副主任：可小闹 吴 勇 高志强 饶建军

唐代伟 王芳闻 罗秀珍 石克刚

刘晓斌 史鹏飞

主 编：饶建军 唐代伟 史鹏飞

副主编：王芳闻 罗秀珍

编 委：朱 逾 冯 彬 张晓林 李 莹

韦 海 杨广虎 田雪雁 刘牧之

姚展雄 史飞翔 李 娟 杜育龙

邢小俊 张忠民 郝晓艳 李学彬

常 伟

秦川散文

陕西出版集团 太白文艺出版社
西部网络文化丛书
饶建军 唐代伟 史鹏飞 主编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秦川散文/饶建军,唐代伟,史鹏飞编. —西安:
太白文艺出版社, 2011. 12
ISBN 978-7-5513-0188-6

I. ①秦… II. ①饶… ②唐… ③史… III. ①散文集
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6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(2011)第261018号

秦川散文

主 编 饶建军 唐代伟 史鹏飞
责任编辑 马凤霞 靳 婧
整体设计 高 薇
出版发行 陕西出版集团
太白文艺出版社
(西安北大街147号 710003)
E-mail: tbyx802@163.com
tbwyzbb@163.com

经 销 陕西新华发行集团有限责任公司
印 刷 陕西博文印务有限责任公司
开 本 787毫米×1092毫米 1/16
字 数 300千字
印 张 16
版 次 2011年12月第1版第1次印刷
书 号 ISBN 978-7-5513-0188-6
定 价 39.00元

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
如有印装质量问题,可寄印刷厂质量科对换
邮政编码 710086

目 录

杨广虎

- 贾村塬 /1
- 簸箕庄 /4
- 明清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 /6
- 1644 年的崇祯皇帝 /10
- 麦地里面拾银圆 /13
- 由终南山隐士想到“酒肉和尚”吕留良 /16
- 一块手表 /19
- 千灯古镇访顾绛(顾炎武) /21
- 杨贵妃与华清池“兰汤” /23

姚展雄

- 知止 /25
- 说生气 /28
- 功不唐捐 /31
- 稀释痛苦 /33
- 素心无尘 /34
- 何枝可依 /37
- 放下你的心 /40
- 包容是一轮明月 /42
- 万事但求半称心 /45
- 繁华不过一捧沙 /48
- 母亲是佛 /49

史飞翔

- 生命与学问 /52
学问与气象 /54
学问与生存 /56
学问与政治 /58
学问与寿命 /60
学问的境界 /62
师承与学承 /64
学人的气节 /66
学林趣话 /68
狂狷的中国学人 /70
自负的中国学人 /72

李娟

- 汉江品茶 /74
人间烟火 /76
小名 /78
山水文章 /80
林花谢了 /82
红尘中那清寒的玉 /84
旧日时光 /86
初见凤凰 /88
读齐白石 /90
春天,去看一个人 /93
一件衣裳一个春天 /96

刘牧之

- 净土 /98
戒酒 /103
鸡年生人大表哥 /107

田雪雁

- 邮票·追梦 /114
大巴山深处的邮政人 /117
从春天开始 /122
年的记忆 /124
玉兰树 /126
种葫芦 /129
灯笼草 /132
寿面 /134
秋收 /136
暗夜 /138
让子弹别飞,让爱飞 /140
妈妈,别怕 /142

杜育龙

- 跑步 /144
戒烟 /148
冷水澡 /152
秦腔与人生 /154
2044 /157
雀儿 /159
昭辰湾记 /160
听雷 /161
新郭门街 /163
房东老太 /165
赏月 /167
村夏 /168
疤痕 /170
打劫 /171
一块手表 /174

一支钢笔 /176

郝晓艳

我的童年 /178

伤逝 /181

坐席 /183

一生的朋友 /185

风之恋歌 /187

暴风雨 /188

晚秋的黄昏 /190

感动,在即将逝去的生命的秋季 /191

指尖上的浪漫 /192

往事如烟·那年的腊月除夕 /193

邢小俊

鞋 /196

城市的树 /199

城市拾荒者 /201

村庄 /203

红马镇往事 /205

黄土高原上的冬天 /209

龙爪槐 /210

麦香 /212

山人 /214

土炕 /216

野情 /218

远去的黑色 /220

张忠民

古寨抒怀 /222

品味陕北 /224

镇安行 /228

走进红岩 /230

夏天里的记忆 /235

革命公园咏叹 /238

我要上学 /240

杨广虎 1974 年生于宝鸡陈仓大地，硕士，高级经济师。1989 年公开发表小说，1996 年加入陕西省作家协会，西安市作协理事，中国散文学会、中国诗歌学会会员，陕西省散文学会副秘书长。入选多种选刊，出版个人作品集《天籁南山》、《活色生活》等。曾获得第八届西安文学奖。工作之余写作。

贾村塬

最近天气实在炎热，心里很浮躁，晚上读《宝鸡史话》，突然想到自己生养的地方贾村塬，尽管离开已经十余年了，但随着年龄的增长，日益思念。20 岁前，一直在这个塬上生活、学习，没有离开过。贾村塬又称贾村原，我觉得称贾村塬比较准确。过去“塬”和“原”可能是通假字，都正确。但是我觉得无论从汉字象形、会意等造字功能上讲，“塬”绝对“准确”。“塬”是黄土高坡特有的地质地貌，因为流水冲刷，四周陡峭，顶部平坦，呈台状，视野开阔，易于农事和居住。《辞海》《辞源》《说文解字》等均不见具体解释。无论从地域特色和文化渊源上讲，贾村塬是我心中的故乡。我的贾村塬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塬，有我成长的快乐和阵痛。我认为陈忠实老师的《白鹿原》应该为《白鹿塬》，才显深厚的黄土风情。

据老人传，贾村塬古城龙川镇，清代改名“假（贾）家村”，又称西平塬、西北塬、蟠龙塬等，有人也称之为五畛塬，即祭奠天地的地方，从汉武帝的祭坛样子来说，就是一个缩小的小塬。塬东西长约 15 公里，南北长约 30 公里。遥望贾村塬，宛如一条巨龙，盘亘在黄土高原。我的家在桥镇，属于龙尾，这个村子，离我家不远。龙头在宝鸡斗鸡之北。站在塬上，向南隔渭河与秦岭相望，如果是冬季，从我家门口，可以看到秦岭之上皑皑白雪，近在眼前，冷气逼人；塬下东有千河，西有金陵河围绕，与凤翔（雍城）、陵塬相望；北面是“秀出云

霄，山顶相轩，望之常有海势”的西镇吴山。可以说风水极佳，但是，塬高天旱，吃水困难，靠天吃饭，庄稼全靠上天佑护。尽管龙尾大干水利时修有冯家山水库，近在咫尺，可惜塬上基本无用，滋润眉县、扶风、岐山一带。

“上了贾村塬，秀才比驴多”。塬上人家崇文尚义，耕读人家较多。乡人好以党阁老为例，但有的不以为荣。自古关西遍地为山，树木繁茂，传说有海螭石化在那塬上，我想完全有可能。塬对面、陵塬下的北首岭遗址有先祖遗迹，比西安半坡遗址还早四百多年。宝鸡是炎帝之乡，神龙故里，秦人有游牧千渭之间之说，“China”在英语是中国的称谓，是“秦”的谐音，世界各国过去称中国为“秦”，陕西简称“秦”，我去过天水等地，根据当地方言、民俗等，我觉得甘肃天水、平凉等地也属“秦地”。

嬴姓秦族发祥于宝鸡，秦在西周时期是一支很小的附属氏族。周秦关系密切，秦的首领造父是个驯马放牧的高手，曾为周穆王驯养了八匹骏马，跟随穆王在西北征伐戎族，打败犬戎，“得四白狼，四白鹿以归”。晋时的《穆天子传》一书，有周穆王巡游的故事。相传，在艰苦的征伐中，有一匹马死于贾村塬的马迹山，有葬马的墓冢。墓冢现在没有了，距我家六里之地有个村子叫“马冢”，和我家相隔一个大沟，从地形上讲，应该适合喂马。但是随着黄土流失，树木砍伐等原因，塬上已经不适合养马。直到现在，村子里的老人认为我们的祖先来自山西大槐树。巧的是，上了塬不远，也有个村子叫大槐树。相传，造父不光为周穆王养马，还亲自驾车，征战在淮河流域，平定徐偃王的叛乱，因功受封于赵城（今山西洪洞县北），最后发展到山西、河北一带，被称为赵氏。我专门在洪洞县大槐树拜了一次祖先，看来老人说的有几分道理。秦的另一支，又进行周、秦第二次联姻。周孝王把宝鸡千渭之间的土地交给秦的首领非子，被封于秦，建邑城于甘肃清水秦亭地方，不仅放牧，还有力制止西戎的前进，捍卫了西北边陲，保持安定。后来周、秦破裂后，秦襄公第一仗打到宝鸡周原西部，获得大胜。为了庆祝，在西平原（贾村塬）设置祭奠上天白帝的西畴，以红马、黄牛、公羊三牲举行祭祀大典，以表示秦是秉承天意。后来发展农业和生产，在塬下，秦文公筑陈仓城，刻石鼓文，仓为储之意，陈即古阵字，故宝鸡称为陈仓。最终，向东发展，秦逐渐统一全国。

《诗经·秦风·蒹葭》写到：蒹葭苍苍，白露为霜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一方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长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央。蒹葭凄凄，白露未晞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湄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跻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坻。蒹葭采采，白露未已。所谓伊人，在水之涘。溯洄从之，道阻且右。溯游从之，宛在水中沚。有人说是写合阳洽川万亩黄河芦苇荡和男女爱情。综观《诗经》中其他一些语句，仔细体味，我觉得写的就是宝鸡当时秦的一些民风民俗，当然这种推测值得再研究。在秦时，贾村塬完全有可能是万顷森林，草木繁茂之地。直到现在，塬上大

部分人仍旧以种庄稼为主，有些人发财搬到城里去了，荒芜土地，村子里的老人舍不得浪费，以不种庄稼为耻，牢记祖宗教训，种得更细发。

小时候一直上学，除了赶集，可以说足不出户，连塬上出土的国宝“何尊”都不知道。这个酒器，高 38.8 厘米，口径 28.8 厘米，圆口棱方体，长颈、腹鼓，有精美的雕兽面纹，造型浑厚，工艺精美，内壁铸铭文 12 行，122 字（有 3 字破损），1965 年（一说 1963 年）被发现。原来在一农家楼上，一说在后院，自然灾害时，为了生计，凭此文物换回 30 斤玉米，历经磨难。上世纪 70 年代“全国新出土文物汇展”，在除锈时才被专家发现。中国最早的一词“宅兹中国”便出自这里。还有毛公鼎等等。宝鸡是“青铜器之乡”，青铜器多集中在贾村塬和周原，国宝级的青铜器实在太多。生于此地，却一直因为缺水，我不能引以为豪！！清代光绪二十七年（1901 年）在塬下斗鸡台戴家弯曾发生军阀党玉琨（党拐子）大肆盗墓，有些文物流向国外。他与靳云鄂、孙殿英被称为“民国三大盗墓贼”。

《水经注图》写到：陈仓山当指蟠龙山，不是鸡峰山。澄清了许多历史的谜。历史上有“太伯奔吴”事件。我上高中时，去过吴山，《周礼》言“山镇曰岳，谓吴山谓西岳，华山为中岳。”山势料峭，秀丽苍郁。在秦时可能是驯马的好地方，现在的关山牧场离此不远。吴山曾经有土匪，新中国成立后，听说现在也发展旅游了，但不理想。传说唐时长孙皇后得乳痔，难以医治，在贾村塬被一吴姓小酒店的黄酒治好，李世民大封吴山。

我的贾村塬，祖先耕耘的伟大土地，竟然有着这样丰厚的历史。我不知道，当我把历史和现实对接时，我发现尽管黄土依旧，但蕴藏在其下的无尽的故事多么值得我们去思考。虽然离开了，但是，每当我回家，呼吸空气中清新的麦香，感怀这个不同凡响的塬，我就在他沉默的背后仿佛看到了无尽历史的烟云。

簸箕庄

世界上好多地名，或因地理位置，或源于地形或历史或传说故事而得。簸箕庄是我家对面的一座村庄，黄土高原，因为自然拔起，上小下大，呈梯形状，远望如同簸箕，而得名簸箕庄。

簸箕庄北面后靠大山，南面是沟渠纵横，河水流淌，风水极佳，玉树临风，易守难攻。从小到大二十年，天天面对这个村庄，听着对面的鸡叫狗吠，我一直在莫名地思考，居住在簸箕庄上的村民如同身处世外桃源，早晚炊烟升起，日出而作，日落而息，活得多么悠闲自得。

十几年没有回家了。今年回家在塬上割麦，挥动着镰刀，或者跟着收割机来回奔波，簸箕庄不时在眼前晃动。田地交错，麦子金黄，一副丰收的成熟景色呈现在眼前。我蹲在田头细细咀嚼着新麦的清香，麦芒在手中变得无比温柔。我乐呵呵地欣赏着簸箕庄的田园美景，远远地可以看到，只剩下几座院子，看来居住在那里的村民已经很少了。

小时候，我曾经跑到那里去摘苜蓿。现在城里人吃的苜蓿很老，还津津有味。我们那时候摘的苜蓿是刚露出的新芽，自己用钢锯条做的小刀一个一个摘，一个晌午只能摘一小笼子。等苜蓿长大了，就不吃了，太老，留给家里的牛羊吃。簸箕庄的苜蓿是香苜蓿，蒸馍时添上一点儿，真是馋涎欲滴，回味无穷，香得很。现在我回想一下，世上没有比这好吃的东西了。

挖药也去过，放羊也去过。记忆深处，是陪自家一个叔去簸箕庄新订的媳妇家。村里人有讲究，过年去新媳妇家，要本家一个男孩陪同。进了簸箕庄村，跟外边的村子没啥两样。有种“不识庐山真面目，只缘身在此山中”的感觉。我远远地坐在对面欣赏簸箕庄，宛如一幅山水国画，再升起几缕炊烟，很有烟火气息。

高中有一同学就在簸箕庄，我准备借机去看看。岁月如梭，无法挽留，能让人怀念的东西弥足珍贵。

收割完麦子，我去了一趟簸箕庄。同学不在家，他的母亲在晒麦子。这位老人看起来很健康，面红骨子硬，走起来风风火火，非常干练。她说，儿子高中没考上大学到广东打工去了，这么多年也没有回来，不知道怎样。现在世道变了，我们这个村子，只剩下老人娃娃了，年轻的都出去打工了。现在又搞农村小学集中化，碎碎的娃娃们去乡里上学了，小小个娃离了家长，寄宿着，都不知道咋办。男的基本都上门入赘到了塬上，女的嫁到了城里吃上了轻松饭。留下的都不愿意走，粮食养人。不种粮食干啥，农民就靠的粮食么。自己也一把老骨头了，干不动了就埋在自家自留地，给儿子也不添麻烦了。

我连忙说，哪能呢，你肯定能活一百岁！

活不过了。她说，我天天盼儿子回来，准备了刺绣枕头和五毒兜肚，唱着秦腔，吃着八大碗十大碟，还有臊子面，要给儿子体体面面娶个十里八乡的俊媳妇，可是连个音信都没有。我知道外面现在难呀，买房子、娶媳妇、生娃、看病呀，都要大把大把花钱呀！农村人皮实，老了我还能干动，不用进养老院；就是死了，一铺炕大的地方也不用花几十万元。这些年，我也攒了一些钱，准备给儿子娶媳妇，现在也不知道给谁了。说着就流泪了。

我连忙去劝，说，儿子会回来的。你不用担心，有消息我会告诉他你一直想他。

不说了，不说了。羊有跪乳恩，鸟有反哺义。这年代说不成了。簸箕庄，簸箕庄，就是像我一样一点点用簸箕把麦子簸干净，剩下的是麦子，风刮走的是麦草！好在，我吃自家种的粮食身体硬朗得很，城里人吃得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能好吗？

我说对对对，你这里是个好地方，能长寿呢！

长寿不长寿，不想了，只要死时不要受苦。我娃可怜，出去打工，连我孙子都耽搁了。我昨晚想娃了，梦见了娃，早上起来，娃的鞋就在窗前，你说怪不怪？

山里怪事多，看了是实在想儿子了。你们这里会好的。我说，听说有人发现了簸箕庄下面有煤有气，你们不再贫穷了，马上要发大财过上幸福日子了。

祖辈都说簸箕庄下面有宝贝，但是都不知道是啥。我这老太婆都一把年纪了，要钱没啥用了，管什么煤和气，把地下挖得都成了空窟窿，不是自己给自己挖墓么。只要我们在，簸箕庄和我们血脉相连，谁也不能动她一个指头。

我听着、看着这个执著守护家园的普通母亲，心底生出久违的敬意。

我们农村人用藤条编的簸箕滴水不漏。簸箕庄，秦始皇他先人在这里还放过马呢。我们祖祖辈辈世代代生活了几千年，编织了许多美梦，一代一代人在这里生长，难道就要在我们手中让簸箕庄没了。

簸箕庄，就是要簸掉那些混杂的浮尘，留下饱满的麦粒。

明清关学大师与终南山隐士文化

康熙十七年（公元1678年），清朝政府与吴三桂相持不下，西北不少志士叛归吴三桂，为了网罗知识分子，显示清廷的宽厚仁慈之心，大诏天下名儒学者。在这种社会背景之下，许多人将此看作“仕途捷径”，唯关中学者名节，令人敬慕。

我读到了诗人王士禛的话：“顷征聘之举，四方名流，云会辇下，蒲车玄纁之盛，古所未有。然自有心者欢之，士风之卑，唯今日为甚……走健仆，曩大轴，肥马四驰，门门求知，盖十而七八……独关中四君子卓然自挺于颓俗之表。二曲贞观丘壑，云卧不起。先生（王弘撰）褐衣入都，屏居破寺，闭门注《易》，公卿卓识其面。焦获（孙芝蔚，三原人）迹在周行，情耽林野。频阳（李因笃，富平人）独为至尊所知，受官之后，抗疏归养，平津阁中独不挂门生之籍。”

顾炎武也认为“秦人慕经学、重处士、持清议、实与他省不同。”

可见关学大师的隐士气节。我在这里不说“关中大儒”或者“关学大儒”，而说“关学大师”，因为我觉得汉朝独尊儒术，在宋时有些问题已经难以解决，儒学与礼教、科举、仕途等连接在一起，人们开始质疑，开始深究，理学也进入之后，“关学”其实大体归于理学。这种隐逸不是逃避、躲避、愤世嫉俗，更多是忠胆侠义、孝悌高风、研究学问。虽说有些封建意识、忠君思想、对工商业有所排斥等，但对于品行的提高、人格的完美，充满着个性的独立战斗精神。

“终南异五岳，列翠满长安”，“终南与清都，烟雨遥相通”等诗句足以证明终南山与长安的地理、文化的深远关系。终南山被称之为南山，因居天地之中又称为中南山，还有太一山、地肺山、周南山、泰山、太乙、楚山、橘山之称。从地理角度上讲，终南山为小秦岭之代称，或者说，是中国龙脊秦岭最具代表、最精华的一部分，“终南山横自关中南面，西起秦、陇，东彻蓝田，凡雍、岐、郿、郿、长安、万年，相去且八百里，而连绵山寺据其内者，皆此之一山也。”从大

量的文史资料和民间口传及我自己的推测，我认为终南山的地理范围应从现在眉县的太白山到蓝田的王顺山，虽然现在海拔 2604 米的终南山主峰在秦岭北麓长安区翠华山内，但东、西各 200 里应为所辖，而且终南山是指秦岭北麓，与帝都长安相望，无论从堪舆、风水、透视等来讲，应在这个范围。如果从文化角度来讲，终南山文化应考虑以长安为中心，东从华阴华山西至天水麦积山这一带地域，佛道文化、民俗文化、文学文化等等，特别是隐士（隐逸）文化，应放在这个背景之中去研究。当然，现在的秦岭终南山世界地质公园范围为王顺山、骊山、翠华山、太平、朱雀、楼观台到太白山东部，这种地理上的划分有待研究。有学者为了研究方便，将终南山的范围划为：东从蓝田王顺山，西至周至骆峪河为界。将太白山独立划出去，有一定价值，但这种对文化的主观割裂，不利于对终南山文化浑然、深入地研究。

隐士（隐逸）文化是中国古代士人崇尚隐居，为实现个人精神独立而形成的一种特有文化形象。终南山隐士文化，是指在终南山地理、文化的背景之下而形成的隐士文化。庄周和陶渊明可以说是古代两个大隐士，“少无适俗韵”的陶渊明让我们想到了理想之中的“桃源社会”，田园牧歌。魏晋隐居之风之烈之甚，影响至今。现在我有几个朋友在终南山隐居而生，浩浩终南，不知多少人在此而居？先官后隐也罢，半官半隐也罢，各种不同的隐居方式，都没有完全脱离红尘的烙印，只为寻求自己心灵的诗意栖息地，或批判社会、或修身养性、或艺术反思、或独善其身，平静之中跃动着一颗智慧的善心、爱心、慈心。

我始终认为，爱和自由是人类永恒的主题。无论古今，对于任何人来讲，一生都为之奋斗。从隐士文化来讲，有大、中、小隐士之说，大隐从庙堂（朝廷），而隐于江湖民间；中隐从红尘社会之中隐于大地田野寺庙道观清净之地；小隐则在生活之余心中有“隐”。大、中、小隐实在难分，都在追求着自己的心灵与精神归宿。问道也罢、练瑜伽也罢、辟谷也罢，居山林也罢，现在的隐士取向是多种多样的，并不排斥现代科技、进步与文明。

话说得有点儿远了。言归正传，看看我们明清关学大师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。

可以说，终南山的地理位置、生态环境、气候条件、山林氛围、中药养生等，给形成隐士文化创造了先天的条件。他的宽容、雄浑、秀美、丰润等让文化在此生根、发芽、结果。

宋代的“关学先驱”张载，认为以气为本的宇宙论，开创了关中理学，后称“关学”。他托疾辞官，在太白山脚下的眉县横渠镇隐居，创造独具一格的“关学”思想体系。其隐时的生活写照为：“终日危坐一室，左右简编，俯而读，仰而思，有得则识之，或中夜起坐，取独以其。其志道精思，丰始须臾息，亦未尝须臾忘也。”可见其精神之执著。

明清更有“三原学派”的王恕、冯从吾、王征明、李颙、李柏、李因笃、王弘撰、王心敬、刘古愚等关学大师，与终南山的隐士文化结下了不解之缘。

在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并存于世的情况下，一生坎坷、宦海沉浮的冯从吾，兼容并蓄，十分重视讲学，躬耕力行，扭转世道人心，在孜孜不倦著述之说的过程中，先后在正学书院、首善书院、关中书院、太华书院以及宫庆寺等地讲学，化育天下。“关西夫子”冯从吾一生致力于讲学，大隐于市，在书院中传播自己的思想，言：“周朝以理学开国。”并称病求归，明熹宗朱由校下诏慰留，再次上疏引归。天启五年，书院遭魏忠贤之流摧毁后，冯从吾忧愤而死。

涇阳王征，自号了一道人，参加基督教后取教名为斐理伯（philippe），与西方教士交流，勇于实践，首次探讨用拉丁字母为汉字注音，合著《西儒耳目资》注重科技，致力于机械工程学的研究和推广。当时阉党横行，魏忠贤建生祠盛行，唯王征与来复拒不参与，为“关中二劲”。李自成入西安后，王征不愿合作，绝食而死。

从官场到书院，从思想到实践，关中大师们的气节、不同流合污的独立精神与终南山耸立中国、傲然于世相得益彰。

“二曲先生”李颙于清康熙十八年（公元1679年）隐居于周至独歪室，不与人接，唯顾炎武、王弘撰、李因笃等挚友造访始一接纳，此外即荆扉反锁独坐修身。1703年康熙西行，欲见李颙，二曲以死相拒，命子持《四书反思录》、《二曲集》，见示康熙，自己始不一谐，以保晚节。

李颙从小与母相依为命，仅靠其母纺棉维持生存，靠粗米野菜充饥，但其穷究学问之志不变。一直过着贫困的生活，不肯受人资助。在37岁时，顾炎武慕名来访。其“明体实用”“悔过自新”的观点影响至今。处于贫困的他，与河北孙奇逢、东南的黄宗羲当时并称“海内三大儒”，而当时的顾炎武、王夫之其名声在其次。康熙十二年（1673年），降旨入京，吴三桂起兵后，又降旨复征，李颙均以身患疾病不去。康熙十七年（1678年），又欲其入京，地方官到二曲榻前应征，李颙坚定地说：“人生中有死，忠不得所自。今日乃吾死所。”只得作罢。可见其坚定的隐士气节。

“关中三李”（李二曲、李柏、李因笃）之一的李柏，性格不羁，随性自由，认为“教有三种，道归一致”，憨林禅师相交甚深，有诗云：“水能涵月相，月能印水空，水月两不碍，人天如是同。”亲近自然，融于自然，禅风道骨，跃然于眼前。他从小家贫，“不肯屈就”于塾师研习八股文学，藏匿于古寺之中，潜于老井，达旦不寐，潜走狂野危坐，通宵不归家，不拘一格。读书之余，攀登高山，寻访高人。李柏每年一游终南万里第一险阻“太白山”，其母逝后守墓在太白山麓15里处，亲自开垦土地，力耕于此。其后一直销声匿迹，花下谈剑，醉中寻真。登山之后曾云：“登山之巅，为之尘眼空，对山之池，为之尘虑净。”